

※書目文獻※

王鵬運詞集考述

林玫儀*

一、前言

有清一代，各種學術皆呈現復興之景象，尤其詞學一門，更是興盛。同、光時期，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四家，詞學造詣精深，彼此聲氣相求，或賡酬唱和，或合校詞籍，或共研詞律，或撰作詞話，對詞學之研究及推廣，厥功至偉。風氣所趨，晚清詞壇遂寢寢然極一時之盛，而四人統領風騷，被公認為晚清詞壇最有成就的四大家。

王鵬運(1850¹-1904)於四家中年輩最長，當時推為盟主，在詞學史上地位崇高。然而有關王鵬運之研究，向來多側重其整理、校勘及刊印詞籍方面²，其詞作則明顯受到忽略。其實王氏詞作數量甚多，除了學界熟悉之《半塘定稿》及《半塘賸稿》外，別集有《梁苑集》、《四印齋詞卷》、《半塘乙稿》（袖墨集、蟲秋集）、《半塘丙稿》（味梨集）、《半塘丁稿》（驚翁集）、《半塘戊稿》（蜩知集）、《半塘己稿》（校夢龕集）、《半塘辛稿》（南潛集）。與友朋酬唱之作，則收入《薇省同聲

* 林玫儀，本所研究員。

¹ 據王鵬運故居「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禮科給事中顯考王公幼遐府君之墓」碑上所鐫，王氏生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卒於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按：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為西元1849年，唯十一月十九日已是1850年1月1日，若以西元記其生年，當云1850年。若依本國習俗計其年歲，則為「五十六歲」（況周頤〈半塘老人傳〉云：「三十年春，以省墓道蘇州，病卒，年五十六。」）唯以西方計算之法，王氏生於1850年1月1日，卒於1904年8月4日，在世五十四周歲又七月有餘，僅得「五十五歲」。

² 詳見林玫儀：〈論晚清四大詞家在詞學上的貢獻〉，第二屆中國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1988年12月。刊於《詞學》第9輯（1992年7月），頁148-173。

集》、《庚子秋詞》、《春蟄吟》諸集以及與龍繼棟唱和之手稿六頁中。此外尚有《和珠玉詞》及《子苾詞鈔》，是與況周頤、鄭文焯、張祥齡聯句之作。因其所處時代乃新舊交接之轉捩點，亦是清廷風雨飄搖之時，故其詞作字裏行間蘊含憂國傷時之痛、南國故園之思，反映了時代的脈動，可謂極具價值，對晚清詞壇之影響尤深。然而研究王氏詞作之學者，大多僅著眼於其《半塘定稿》、《半塘賸稿》，旁及《庚子秋詞》、《薇省同聲集》，鮮及其他；非但所論常受局限，且因循日久，宛若王氏所著僅止於此。筆者曩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³，曾訪求王氏現存詞集，並注明各書度藏地點，唯至今罕有反響，學界研究王氏詞學，多未參用此等著作，以致所見往往失之片面，故筆者近年對王氏詞集進行輯校、整理，將研究成果陸續發布。茲先就王氏存世各本詞集，略作考辨如下。

二、王鵬運諸詞集之蒐輯與概述

（一）選集——《半塘定稿》、《半塘賸稿》

《半塘定稿》是王氏晚年手自刪定之精選集，僅收一三九闕。此稿交由朱祖謀寫定，王氏歿後一年始刻成，朱氏傷其刪汰過甚，另補選五十五闕，是為《半塘賸稿》。版本方面，筆者所見有三：一是小放下庵刻本，扉頁署「半塘填詞定稿二卷賸稿一卷」，有「小放下庵藏版」牌記、「半塘僧鷺小象」及乙巳（光緒三十一年，1905）夏南甯鍾德祥贊語。其後為「半塘填詞定稿敘目」，總目後有歸安朱祖謀敘及光緒甲辰（光緒三十年，1904）冬十月鍾德祥敘。《半塘賸稿》正文末並有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朱祖謀〈半塘賸稿跋〉。一是朱祖謀刻本，《半塘定稿》刻於光緒三十一年，扉頁署「半塘定稿」，無牌記，先為敘目及朱、鍾二敘，其後始為小象及鍾氏贊語。《半塘賸稿》刻於光緒三十二年，末尾有朱氏跋語。二書內文略有差異⁴。此外尚有民國三十八年成都薛崇禮堂刻《清季四家詞》

³ 吳熊和、嚴迪昌、林玫儀合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

⁴ 二者文字較大差異在於〈金明池·扇子湖荷花〉（東華塵土）一闕，朱刻本詞題作「荷花」；又〈浣谿沙·再過馬牧〉（老去耽游藉息機）一闕，朱刻本無詞題。其他差異處大抵為異體字。

本，此書前有況周頤所撰〈半塘老人傳〉，為他本所無。

《半塘定稿》正文前之敘目，列出王氏選錄各集詞作之數量，云：

卷一

乙稿袖墨集令慢七首 蟲秋集令慢六首

丙稿味梨集令慢二十二首

丁稿鷺翁集令慢十九首

戊稿朔知集令慢十六首

卷二

己稿校夢龕集令慢二十四首

庚稿庚子秋詞令十七首 春蟄吟慢十三首

辛稿南潛集令慢十五首

凡二卷七稿九集一百三十有九首

又《半塘贖稿》後朱祖謀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八月跋云：

半塘翁填詞凡七藁，自刻者為丙、丁、戊三藁。既又哀其已刻、未刻諸集，刪存百餘闕，付余寫定。翁沒後一年，余為刊之廣州，所謂《半塘定藁》也。然刊落泰甚，翁所揮為涕唾糠粃，不屑屑者，世之人率踵汗奔喘，望塵而趨之，若不及者也。端居循省，良不能忍而割舍，輒刺取《袖墨》、《蟲秋》、《校夢龕》、《南潛》四集所薙者，得五十五闕，排錄成帙。其已墨版者，不復纏及。

據此，《定稿》、《贖稿》二者，合計仍不及二百闕，此即一般研究王氏詞作所據之資料，實則《半塘定稿》中列名之七稿九集，除辛稿（南潛集）未知是否存世外，其餘各集俱在⁵。二稿所選，與其原作數量相去甚遠。

（二）別集

王鵬運詞作數量甚多，《定稿》敘目所列，除《南潛集》不知所踪外，其餘諸本俱在，筆者且發現《校夢龕集》其實有初稿本及刻本二種，而上述七稿九集以外，上海圖書館另藏有稿本《袖墨詞》及《梁苑集》各一冊，浙江圖書館亦藏有張

⁵ 《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載有各書皮藏地點，可供參考，詳見頁 22、24、58、116、130、138、201、242、256。

宗祥所鈔《四印齋詞卷》一冊，內容包括《袖墨詞》、《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稿本《袖墨詞》、《四印齋詞卷》、《半塘乙稿》及光緒十六年(1890)彭燮所輯《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詞》，收詞數量多寡不一，二本《梁苑集》所收作品亦互有出入；此等資料，學界多未措意。另王氏曾與況周頤、鄭文焯及張祥齡等人撰作聯句詞，刊有《和珠玉詞》及《子苾詞鈔》二書，書中作品雖非全闕出自王氏，然討論其詞作，卻無法棄之不顧。茲據其性質，分就個人別集及酬唱聯句二類，分別說明各書概況如下：

1. 《梁苑集》

稿本《梁苑集》罕為人知，學界至今未見稱引。此書封面題「梁苑集」，其下王氏自署：「癸未甲申間作，半塘居士訂於都門質廡之四印齋。」癸未為光緒九年(1883)，甲申為光緒十年(1884)，其時王氏為三十四至三十五歲。

此書是將書寫在各式花箋上之作品黏貼成冊，詩詞雜列，共錄詞二十九闕，詩三十一首。首頁二詩抄於較素淡之格紙上⁶，次頁起則為花箋，其後並有嚴几能先生畫扇齋秋怨詞十闕⁷及書信二通，一為曹元忠致朱祖謀信，另一疑為沈曾植致半塘之小札⁸。不知書之原貌如此，抑或經過後人重新裝訂。此書前有「景鄭藏書」印章，若是經過整理，或有可能出自潘承弼。

王氏詩詞部分，字跡十分潦草，塗抹刪改之跡比比皆是，應屬草稿性質。此書二十九闕詞中，除四闕重見於《袖墨詞》外⁹，其餘二十五闕均未見他書稱引。此集向來未受學界注意，學者研究王氏之詞學創作，往往漏失此前期詞作，殊為可

⁶ 此二詩抄錄之格紙與其後各頁花箋不同，且第一首（玉宇秋澄婺宿明）第四句「譜出琴聲和鶴聲」，「譜」下云「一作彈」，「和」下云「一作譜」，若為王氏自作，當不至有此字眼，疑為後人抄錄王作，或是王氏抄錄他人作品，尚待查考。

⁷ 嚴几能詞另紙書寫，非王氏筆跡，詞末附注云：「修能先生中年似頗有家庭之釁，往往形於筆墨間，惜未得全集讀之。書卷有香修印者，曾屢見記，是其親戚家侍婢，後相依於憂患中，故尤睽睽。」

⁸ 此札云：「愛蒼來此，明早即行，請公到舟中一談，以破岑寂。弟先往彼奉候，此請半塘先生晡安 期植頓首 十二日。」後注云：「雨夕正可夜談，公諒亦樂此。」此「植」似為沈曾植，仍俟考。

⁹ 《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詞》及稿本《袖墨詞》各錄3闕，其中2闕重複，故為4闕。

惜¹⁰。且半塘以詞名家，其詩作少有流傳，張正吾等輯《王鵬運研究資料》，僅錄其詩七首¹¹，故書中詩作材料更是彌足珍貴。

2. 《四印齋詞卷》

《四印齋詞卷》為浙江圖書館前館長張宗祥據馮翰飛藏書¹²抄錄，此書收詞一二九闕，包括《袖墨詞》三十七闕、《梁苑集》六十五闕（其中三闕為聯句）、《中年聽雨詞》二十七闕（其中一闕為聯句）。其中《袖墨詞》撰於光緒六至七年（1880-1881），為目前所見王氏最早之作品集，三十七闕中有二十五闕重見於另三本《袖墨詞》及《王龍唱和詞》，然亦有十二闕未見於他本。《梁苑集》有四十九闕與稿本《梁苑集》、《薇省》本《袖墨》或乙稿《袖墨》重複，其中與稿本《梁苑集》相同者僅二十二闕，餘十六闕則未見，作年亦晚至光緒十三年（1887）。《中年聽雨詞》有二十闕與《薇省》本《袖墨》或乙稿《袖墨》重複，餘七闕未見。總計全書中，未見於他集者共有三十五闕：

《四印齋詞卷》	詞作數量	已見於他集	未見於他集
袖墨詞	37	25	12
梁苑集	65	49	16
中年聽雨詞	27	20	7
總計	129	94	35

書末有王鵬運自記，云：

乙未九月，李髯先生館予家，為手錄拙製《蟲秋》、《味梨》兩集，即用先生定本付之手民。先生復欲索觀少作之在《薇省同聲集》外者，因舉此冊奉贈，並請刪汰為《半塘甲稿》。嗟乎！歲月幾何，回首舊遊，如夢如影，而

¹⁰ 如譚志峰即謂王氏最早之詞集為《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詞》，並謂王氏收錄入集之詞作，除〈大江東去〉一闕作於三十二歲外，「起自光緒丙戌（1886）年春」。見《王鵬運及其詞》（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頁72-73。

¹¹ 見張正吾、藍少成、譚志峰編：《王鵬運研究資料》（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頁196-200。

¹² 《四印齋詞卷》書末有張宗祥識語，云：「右《四印齋詞》，臨桂王鵬運幼霞撰，刻本未收者至夥，因借馮君翰飛彊齋藏本錄之。甲申夏海寧張宗祥記。」

卷中師友所常共琴尊者，死喪離別，已落落如晨星。予亦髮禿眼昏，積然老矣，即此文章至小之技，亦作輟一再，迄用無成。質之先生，不知何以教我。半塘老人鵬運記。

向來均謂王氏詞集始自《半塘乙稿》，且對何以獨缺甲稿，學界議論紛紛，然據此文，則王氏曾請李鬻將詞作刪汰為《半塘甲稿》。其中細節，詳見下文。

3. 《半塘乙稿》（袖墨集、蟲秋集）

《半塘乙稿》未曾刊行，故學界罕知。此書包括《袖墨》及《蟲秋》二集，其中《袖墨集》錄詞四十一闋，《蟲秋集》二十四闋。由於《薇省同聲集》中有《袖墨詞》一卷，故一般多誤此為彼，實則二者所收作品互有同異。《蟲秋》因未見他書徵引，學者多以為已佚¹³。此書現藏上海圖書館，為謄清稿本，其封面記云：

戊戌歲暮錄於京邸，癸卯春暮訂於邗溝牖下，陳人記。相距六年，家國之感，有不堪回首者矣。

戊戌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其時作者五十歲。集前有「半塘填詞敘目」（見後文），又有王氏自記，云：

光緒庚寅（按：光緒十六年，1890）閏月，前輩彭瑟軒太守自南甯移書，屬刊所撰《薇省同聲集》，拙詞附焉，是為平生文字墨本之始，實則良友獎借之意云爾，詞固不足存也。自唯賦質劣下，又嚮學不早，即此文字之小小者，亦作輟一再，訖靡有成。而自辛巳以還，迭遭家難，摧心撼魄，幾於不可為人；加以身世屯蹇，末疾糾纏，凡可以汨天和、損年壽者，蓋無乎不備。至今告存，適有天幸，豈復能怡情翰墨，以文字自表見哉！近年刻所著《味梨集》為「半塘丙稿」，同人之嗜痂者，屬并全帙刊行。適吾弟辛峰復自淮南郵書，願任讐刊之役。竊思既已不能藏拙，亦遂毋庸自閔，因取已、未刻各集，重加刪次，得詞二百有奇，為乙丙丁戊四稿，副墨淮南，付之剗氏。數始於乙者，以甲為幹枝之首，極士人榮遇之美稱，毳毳半生，何敢忝竊？吾友沈子培郎中，自署「乙盦」，深得老氏「不為物先」之義。區區之志，願竊比焉。嗟乎！當少年吟弄時，所欲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往復者，詎在

¹³ 如譚志峰引龍沐勛「《蟲秋》、《南潛》二集，予亦未見，不知人間尚有傳本否」語，而斷之為「已佚」。見《王鵬運及其詞》，頁73、74。

是耶？今垂垂老矣，於身世無纖芥之益，獨此少年結習，流連鄭重，一若萬不容已者。果何爲也哉！果何爲也哉！戊戌歲暮，半塘老人自記。

該文說明詞作付梓緣由及詞集編次始於「乙」而非「甲」之因，據此，王氏諸集中獨缺甲稿，乃是自謙之意。此與上引《四印齋詞卷》中，請李鬣刪汰為《半塘甲稿》之說顯有扞格。又既云「因取已、未刻各集，重加刪次，得詞二百有奇，為乙丙丁戊四稿，副墨淮南，付之劄氏」，則乙稿應已付梓，何以朱祖謀《半塘賸稿跋》卻謂王氏諸稿中「自刻者為丙丁戊三稿」；且由此本觀之，《半塘乙稿》顯然最終並未刊印。凡此疑問，將於下文再作考辨。

4. 稿本《袖墨詞》

除《半塘乙稿》中有《袖墨詞》一卷外，上海圖書館另藏有稿本《袖墨詞》一冊。此書為謄清稿本，字跡工整。首行標目「袖墨詞」之下，署「王鵬運幼霞甫稿」，天頭有「卷盒六十六以後所收書」白文篆印一方，次行下方有「辨雅堂藏書記」楷字長印，末頁另有「蕙風移藏書記」之印，可見此為況周頤藏書。此書錄詞十五闕，與《薇省同聲集》、《四印齋詞卷》及《乙稿》所錄，均不盡相同。

5. 《半塘丙稿》（味梨集）

《半塘丙稿》（味梨集）、《半塘丁稿》（驚翁集）、《半塘戊稿》（蜩知集）三者為刻本，皆王氏生前所梓行。

《半塘丙稿》（味梨集）一冊，扉頁題「味梨集／半塘填詞丙稿／乙未秋九顧印愚題」。乙未為光緒二十一年（1895），時王氏四十七歲。集前有目錄，云：

半塘填詞丙稿共令慢九十首，附錄九首；續刻三十二首，附錄一首。

全書共收王鵬運詞一二二闕（其中有聯句詞七闕），另附錄十闕，則為他人原作、同作或和作者。此集各詞，甚多於詞題中注明寫作時間，如〈鷓鴣天〉（太液秋澄露半銷）題為「癸巳七月十三日恭紀」，〈鵲橋仙〉（銅鋪雨過）題為「八月十四日秋分京兆試闈作」，〈沁園春〉（問訊黃華）題為「展重陽日粹甫招同夔笙登西爽閣」，〈摸魚子〉（倚高寒）題為「十月望日雪後會經堂對月呈駕航年丈……」，〈東風第一枝〉（寒重花慵）題為「……時癸巳臘月廿二日雪中」，〈鷓鴣天〉（燈事頻催暖意回）題為「甲午首春初過碧苕館閱所藏舊院卞柳書畫」，〈水龍吟〉（東風不送春來）題為「乙未燕九日作」，〈金縷曲〉（夢境非耶是）題為「二月十六日紀夢」等，顯見乃

是編年為序。其創作時間起自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七月，迄於二十一年乙未(1895)。

按：此書後有王氏跋語云：

光緒癸巳七月，移官西臺，啟我鳳池，吟事漸廢。去年得四詞而小令居其三，懶慢可知已。今年春，延薊州李髯先生為序楫、序柯兩孫課師，文字之益，旁及老夫，乃復稍稍為之。三、四月之交，憂憤所觸，間為長歌以自抒寫，而同人唱詠投贈之作，其來紛如，吟興愈不可遏，幾成日課。然不審律、不琢句，期於盡意而止，非不求工，蓋實不能工也。秋風游至，候蟲有聲，漸不復作。適得影寫元巾箱大字本《清真集》，擬仿刊入所刻詞中，恐工之未善也。試刻拙作一通，以為之式。嗟乎！當沉頓幽憂之際，不得已而託之倚聲，又無端而付之梓，可謂極無聊之致矣。蒙莊有言：楹、梨、橘、柚味各不同，而皆適於口。然梨之為味也，外甜而心酸，此則區區名集之意云。乙未九月半塘老人自記。

所謂「三、四月之交，憂憤所觸」云云，指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五日清廷被逼簽下馬關條約一事。《味梨集》創作年代涵蓋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至二十一年簽約之時期，其間以文廷式為首之帝黨大聲疾呼、力戰后黨，欲挽狂瀾而不得，迫使文氏於該年四月出都避禍¹⁴。王鵬運亦主戰派之一，於文氏出都時，曾撰詞送行，本集中〈祝英臺近·次韻道希感春〉(倦尋芳)、〈木蘭花慢·送道希學士乞假南還〉(茫茫塵海裏)、〈三姝媚·道希南歸，途次賦詞見寄，倚調答之，即用元均〉(懷人心正苦)、〈三姝媚·滿目烟塵，欲歸不得，三用道希均以寫懷抱。猿驚鶴怨，思之黯然〉(天涯情味苦)、〈三姝媚·江亭聞鳩，四用道希均〉(江亭吟思苦)、〈三姝媚·題紅橋舊遊圖，五用道希均〉(簫聲空外苦)、〈三姝媚·李髯、夢湘、子苾、子培、未衡、夔笙、伯崇皆和道希均見貽，吟事之盛，為十年來所未有，六用前均答之〉(休辭歌者苦)諸闕，均是同一機杼之作。逢此家國巨變，其不足為外人道之心曲，多藉詞作娓娓傳達。而本書各詞多綴年月日，正有助於作品內在意涵之索解。

¹⁴ 參看林玫儀：〈孤臣淚灑荒江畔，忍痛新裁變雅詩——文廷式甲午後詞作探微〉，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學組）》（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423-468。又收入《詞學》第14輯（2003年8月），頁247-280。

6. 《半塘丁稿》（鷺翁集）

《半塘丁稿》（鷺翁集）一冊，扉頁題「鷺翁集／半塘丁稿／劉福姚題」。此集無目錄，亦無序跋，正文首頁卷端題「半塘丁稿」，次行標目「鷺翁集」下有「丙申丁酉」四字，說明寫作年代為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至二十三年丁酉（1897）。開卷即收〈鵲蹋枝〉十闕，詞前小序云：

馮正中〈鵲蹋枝〉十四闕，鬱伊惝怳，義兼比興，蒙耆¹⁵誦焉。春日端居，依次屬和，就均成詞，無關寄託，而章句尤為凌襍。¹⁶憶雲生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三復前言，我懷如揭矣。時光緒丙申三月二十八日。

中日戰後，清廷元氣大衰，國事更不堪聞問；所謂「就均成詞，無關寄託」，言外別有意緒，不言可喻。此集共收詞作六十二闕，與乙稿「半塘填詞敘目」之記載相符；收入《定稿》者，計有十九闕。

7. 《半塘戊稿》（蝸知集）

《半塘戊稿》（蝸知集）一冊，扉頁題「蝸知集／半塘戊稿／朱祖謀題」。此集亦無目錄及序跋，正文首頁卷端題「半塘戊稿」，次行標目「蝸知集」下有「戊戌」二字，說明寫作年代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此年發生戊戌政變，在政局上造成極大衝擊。此書收詞作六十二闕（其中有聯句詞二闕），較乙稿「半塘填詞敘目」記載之六十一闕多出一闕；其中收入《定稿》者，計有十六闕。

8. 《半塘己稿》（校夢龕集）

《校夢龕集》，筆者所見有二本：一為稿本，一為刻本，均藏於上海圖書館。稿本封面題「校夢龕集初定稿本」，右側另行書寫：「庚子正月錄出，半塘僧鷺題記」。蓋此乃王鵬運錄出請鄭文焯斧定者，卷前有王氏致鄭氏數語：

除寄呈審定各本外，尚有乙稿《袖墨》、《蟲秋》二集，庚稿《庚子秋詞》（合《春螿吟》為一卷），辛稿《南潛集》，敝處皆無副本（《南潛》雖有手稿，而塗抹

¹⁵ 《定稿》作「嗜」。

¹⁶ 「就均成詞，無關寄託，而章句尤為凌襍」數句，為《定稿》所無。

不堪入目)，無從寄政。敬祈費神將寄呈各稿可存者，為加標識。古微所錄，其目已寄去，請公獨出手眼，不必問渠意云何。古微云夏間當開雕，并希早日閱訖擲下為荷。

寄來各稿，在敝人為較佳之作，乙為少作，辛則退筆之言。

正文首頁首行「半塘已稿」字下，鈐有鄭文焯「鶴記」朱文長方印，次行作「校夢龕集己亥」。全書共收詞六十三闋，大多有鄭氏眉批，包括評語及刪改字句者，後者間亦書於原文行間。末頁最後一闋〈鎖牕寒・殘雪〉（粉溼樓臺）詞後有鄭氏「鶴語」，共分二行。左行云：「甲辰四月三日校竟，時將有滬行。」右行云：「到滬又斟一過，略損益十數字。」下半頁末行又云：「甲辰五月廿六日辰刻，忽值老人於海上，遂持報。叔問並記。」並鈐有上述「鶴記」印。按：甲辰為光緒三十年（1904），距王鵬運錄出此集之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其間已隔四年之久。

再者，由「除寄呈審定各本外」、「敬祈費神將寄呈各稿可存者」二語看來，當初王氏寄予鄭氏指正者，當不止此集而已。再由「古微所錄」云云看來，顯然朱祖謀亦曾參與此書出版之事。

刻本《校夢龕集》扉頁作「校夢龕詞」，由張爾田題字。集前有陳柱民國二十三年題識：

《校夢龕集》一卷，臨桂王幼遐鵬運先生謨。先生一字佑遐，中年自號半塘老人，又號驚翁，晚號半塘僧驚，遐軒必達先生次子也。前清同治庚午舉人，官至御史轉禮科給事中。所著詞有《乙稿》（袖墨詞、蟲秋集）、《丙稿》（味梨集）、《丁稿》（驚翁集）、《戊稿》（蜩知集）、《己稿》（校夢龕集）、《庚稿》（庚子秋詞）、《辛稿》（南潛集）、《半塘定稿》、《贖稿》等，唯《己稿》尚未刊行，龍榆生兄云。今特彙布之。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北流陳柱。¹⁷

正文部分，首行「校夢龕集」之標目下亦有「己亥」二小字，作者欄於「臨桂王鵬運幼遐著」外，次行低四格作「北流陳 柱尊校彙」，可知此書乃由陳柱校刊並印行。

刻本所收詞作數量及各詞編次，均與《校夢龕集初定稿本》同。稿本中鄭文焯所刪定之字句，刻本部分據改，部分則仍沿用稿本原文；此外亦有鄭氏未更動，刻

¹⁷ 按：此序庚稿部分遺漏《春蟄吟》，又云「唯己稿尚未刊行」，實則乙稿亦未刊行。

本卻與稿本相異之處。如〈東風第一枝〉（膏潤銅街）一闕，稿本詞題為「元夕雨中用梅溪均同夢湘作，并約次珊、古微和」，鄭氏刪去「并約次珊、古微和」數字，刻本依之；然「元夕」二字刻本卻作「元夜」。又如〈祝英臺近〉（揜荆扉）一闕，「新陰欺月迷煙，悶懷難托」一句，「托」字刻本作「記」，俱是其例。

9. 《半塘辛稿》（南潛集）

此書迄今未見，上引《校夢龕集初定稿本》正文前王氏致鄭文焯語，曾謂「《南潛》雖有手稿，而塗抹不堪入目」，蓋其時此稿尚在王氏手上，後則不知所踪。現僅能從《定稿》所錄十五闕及《贖稿》所錄二十闕中，略窺其一斑。

（三）酬唱聯句之作

王鵬運與友朋酬唱之作，分別收入《薇省同聲集》、《庚子秋詞》、《春蟄吟》諸集，另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亦藏有王鵬運與龍繼棟唱和詞手稿六頁。而《和珠玉詞》及《子苾詞鈔》，則是王氏與況周頤、鄭文焯、張祥齡聯句之作。茲說明如下：

1. 《薇省同聲集》

《薇省同聲集》乃王鵬運與端木采、許玉瑒、況周頤四人之合集。此書前有彭鏗光緒十六年（1890）閏二月於邕州郡齋所撰〈薇省同聲集敘錄〉，云：

鑾守邕州之明年，政暇，閒事吟弄。顧窮山密箬，無可是正，京華文譙，思之黯然，幸舊日吟侶端木子疇前輩、許鶴巢比部、王佑遐閣讀閒有書來，每貽近作，兼多見憶之什，所以慰離羣、聯舊歡，意至渥也。回憶戊子入粵，湘上敗舟，諸君投贈之珍喪失殆盡，對此倍加珍惜。暇日整比，都為一編，益以臨桂況夔生舍人所為，命曰《薇省同聲集》。況到官在鑾轉外後，佑遐以同里後進，寄其詞，相矜詫；鑾與彼都人士遊，亦時聞況舍人名，因並甄錄，以志嚮往。省中文雅知名士不翅四君，即四君之所成就及所期許，亦不翅此選聲訂均之末技。獨念掖垣載筆垂二十年，與諸君子視草看花，無三日不聚，暇則命駕互相過，酒壚僧寺，載酒分題，其樂何極。丁亥秋，相約盡和白石自製曲，疇丈一夕得五六解，佑遐性懶，詞不時成，罰以酒，又不能飲，突梯滑稽，每亂觴政，同人無如何，而樂即在其中。當時妄擬此樂可

長，乃自鑿出後，疇丈近以老疾決退，鶴巢轉秋部，佑遐行擢臺垣，一類印間，雲集者星散，曩時蹤迹，幾不可復識，正不獨鑿之束縛馳驟於蠻煙瘴雨中，望長安如在天上也。然則此選聲訂均之微，其有關於吾曹之離合聚散，不綦重哉！錄成，郵京師，付之刷氏，略誌其緣起如此。若諸君所詣閱者，當自得之，無煩覩縷云。光緒十六年閏二月，識於邕州郡齋。

全書共五卷，包括王鵬運《袖墨詞》一卷、端木埙《碧瀋詞》二卷、許玉瑒《獨絃詞》及況周頤《新鶯詞》各一卷。書中並收王氏為《碧瀋詞》所撰跋文，有「光緒庚寅秋日，彭瑟軒前輩郵寄《薇省同聲集》，屬付梓人，竝以年丈子疇先生詞甄采無多，屬加搜輯，因取篋中所藏，悉為編入」等語，可見王氏亦曾參與編纂工作。

《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詞》，為王氏最早出版之詞集，共錄詞五十九闕，與《四印齋詞卷》、《半塘乙稿》及況周頤藏本所收闕數均不同，已見上文所述。

2. 《庚子秋詞》

《庚子秋詞》二卷，為王鵬運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與朱祖謀等友人唱和之作。庚子拳亂導致八國聯軍入侵，烽煙遍野，京城淪陷，兩宮蒙塵，王氏亦陷身危城，故與朱祖謀等相與酬唱，藉詞作以寫其幽憤之感。集前有徐定超序、王鵬運自序，後有張亨嘉、宋育仁、俞陛雲等題詩四首，張仲炘、劉恩黻及陳銳等題詞三闕。徐序云：

光緒庚子之夏，拳匪倡亂。七月既望，各國師集都門，乘輿西狩。士大夫之官京朝者，亦各倉皇戎馬，奔馳星散。半塘老人獨閉戶如故，而歸安朱古微學士、臨桂劉伯崇殿撰咸以故居擾於寇，依之以居。余居去半塘最近，晨夕過從，相與慰藉。既出近詞一編示余，則皆兩月來篝燈倡訓、自寫幽憂之作，以余同處患難而屬弁言於余。……

王氏自序云：

光緒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大駕西幸，獨身陷危城中。於時歸安朱古微學士、同縣劉伯崇脩撰先後移榻就余四印齋。古今之變既極，生死之路皆窮。偶於架上得叢殘詩牌二百許葉，猶是亡弟辛峰自淮南製贈者。葉顛倒書平側聲字各一，系以韻目，約五百許言。秋夜漸長，哀蛩四泣；深巷犬聲如豹，獐惡駭人。商音怒號，砭心刺骨，淚涔涔下矣。乃約夕拈一二調以為程課，選調以六十字為限，選字、選韻以牌所有字為限，雖不逮詩牌舊例之嚴，庶以束

縛其心思，不致縱筆所之，靡有紀極。然久之亦不能無所假借，十月後作，尤汜濫不可收拾。蓋興之所至，亦勢有必然也。自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某月某日止，凡閱若干日，得詞若干首，富順宋芸子檢討和作若干首，并依調類列，用遯渚唱和例也。芸子以九月下旬附會船南去，故所作不多。每夕詞成，古微以烏絲闌精書之，伯崇題其端曰「庚子秋詞」，蓋紀實云。半塘僧驚記。

本書共二卷，上卷「起八月二十六日，訖九月盡。凡閱六十五日，拈調七十一，得詞二百六十八，附和作三十九，共三百又七首」，下卷「起十月朔，訖十一月盡。凡閱五十九日，拈調六十一，得詞三百十三，附原作二，共三百十五首」。其中王鵬運所作者共二〇一闕。

3. 《春蟄吟》

《春蟄吟》乃接續《庚子秋詞》而撰，同為傷時感世之作。此書目錄後云：起庚子十二月朔，訖辛丑三月盡，凡閱百十八日，拈調四十六，得詞百二十四，附錄三十五，共百五十九首。倡和者漢軍鄭叔問文焯、江夏張瞻園仲忻、揭陽曾剛主習經、儀徵劉慶援思獻、江都于穗平齊慶、夏賈冷香璜、永定吳琴舫鴻藻、滿洲似園恩溥、山陰楊霞生福璋、滿洲南禪成昌、應山左笏卿紹佐也。

又有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元日序云：

春非蟄時，蟄無吟理。蟄於春，不容已於蟄也；蟄而吟，不容已於吟也。漆室之歎，魯齋且然；曲江之悲，杜叟先我。蓋自《庚子秋詞》斷手，又兩合朔，且改歲矣。春雷之啓，其有日乎？和聲以鳴，敬俟大雅君子，吾儕詹詹，有餘幸焉。光緒辛丑元日記。

全書共收詞一五九闕（其中有聯句詞一闕），王鵬運所撰者，有四十六闕。

4. 《王龍唱和詞》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所藏《王龍唱和詞》共六頁，前有龍沐勛識語，云：

《王龍唱和詞》六葉，臨桂王佑霞鵬運、龍松琴繼棟手稿，計有半塘詞九首、槐廬詞二首，惟〈大江東去〉一首題庚辰嘉平，確定為光緒六年作。二氏同在北京，此當出於一時遣興之筆，未及以刊本半塘諸集細勘，病中略檢一過，似兩家皆未存稿，豈悔少作耶？武漢大學劉弘度教授永濟曩歲舉以見

寄，不及載入《詞學季刊》，迭遭亂離，幸未散佚。茲徵得弘度同意，並以寄獻南寧圖書館，以永其傳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五年甲辰端午 萬載龍元亮榆生敬識

王氏所作計九闋，其中七闋與四本《袖墨》互有重複，未見他本所收者有二闋。

5. 《和珠玉詞》

此書為王鵬運與張祥齡、況周頤聯句之作。有惜陰堂叢書本及學生書局翻印光緒二十年本，另有惜陰堂抄稿本。三本目錄下均有「揚州晏氏家刻本」字樣。前二者扉頁均作「和珠玉詞」，旁署「光緒甲午七月江標題暉」。惜陰堂叢書本正文後另有況周頤跋語，署「況周頤跋於天香樓」，為另二本所無。惜陰堂抄稿本集前鈐有「惜陰堂校定本」朱文長方印，未有趙尊嶽識語：「庚申八月朔日段第一生脩翠花館藏四印齋本錄寫一過。」各本均有王氏及馮煦二序，並有況周頤題詞，乃集珠玉詞句〈浣溪沙〉及〈臨江仙〉各一闋。正文「和珠玉詞」標目下署「漢州張祥齡子苾臨桂王鵬運幼霞況周頤夔笙連句」。馮序云：

或曰：詞，衰世之作也。令莫盛於唐季，慢莫盛於宋季，衰乎？否乎？是說也，蒙嘗疑之。……半塘老人與子苾、夔笙亦身丁清時，迴翔臺省，略同於元獻。夏六月，手《珠玉》一編，字撫句規，五日而卒業，視元獻不失糸黍，黨亦與蒙相符契，蘄以破或衰世之說耶？爰申此誼於簡端。半塘諸子當不河漢也。昔方千里和《清真》，今半塘諸子和《珠玉》，一慢一令，巖然雨大，亦它日詞家掌故邪？甲午七夕，金壇馮煦。

王鵬運序云：

龍集執徐之歲，夔笙至自吳中，為言客吳時，與文君赤問、張君子苾和詞連句之樂，且時時敦促繼作，懶慢未遑也。今年六月暑雨方盛，子苾介夔笙訪余四印齋，出眎近作，則與赤問連句和小山詞也。子苾往復循誦，音節琅琅，與雨聲相斷續，遂約盡和《珠玉詞》。顧子苾行且有日，乃畢力為之，閱五日而卒業，得詞一百三十八首。當賡唱疊和，促迫息劇，握管就短几疾書，汗雨下不止，坐客旁睨且笑，而余三人者不惟忘暑，且若忘飢渴者然，是何也？子苾瀕行，謀釀金付厠氏，詞之工拙不足道，一時文字之樂則良有足紀者，重累梨棗為有說矣。刻成，寄子苾吳中。儻為赤問誦之，其亦回首京華夜窗風雨否耶？益信夔笙嚮者之言，不我欺也。光緒甲午荷花生日，半

塘老人。

全書收詞一三八闕，王鵬運參與聯句者有一三七闕。

6. 《子苾詞鈔》

張祥齡《子苾詞鈔》一卷，編入民國十年成都存古書局所刻《六譯館叢書》，收詞一六三闕，或為張祥齡自作，或為與鄭文焯、王鵬運、況周頤諸家聯句之作，其中王氏參與聯句者，凡六十五闕。然本書無序跋題記等資料，王氏聯句諸作亦未注明年月。唯書中有張氏所作二題注明作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¹⁸，然則王氏聯句諸詞，亦有可能作於乙未前後。

三、王鵬運諸詞集之分析與考辨

上文略述曾寓目王氏詞集之概況，以下再就相關問題略作討論：

(一) 諸集詞作數量統計

王鵬運究竟有多少闕詞？試說明如下。按：《半塘乙稿》正文前之「半塘填詞敘目」，曾指出乙稿至戊稿各集所收詞作數量，云：

乙稿 袖墨集令慢四十一闕
 蟲秋集令慢二十四闕
 丙稿 味梨集令慢五十八闕
 丁稿 鶯翁集令慢六十二闕
 戊稿 蜩知集令慢六十一闕
 凡五集四卷二百四十六闕

唯經核對，發現刻本《半塘丙稿》（味梨集）中實收詞一二二闕，而《半塘戊稿》（蜩知集）則有六十二闕，均與表列數字不同，《袖墨詞》尤為紛歧。《半塘乙稿》中之《袖墨詞》收詞四十一闕，《薇省同聲集》及《四印齋詞卷》中之《袖墨詞》，前者收五十九闕，後者收三十七闕，而況周頤所藏稿本《袖墨詞》則僅錄十

¹⁸ 張氏有題為「乙未驚蟄前一日攜姬人仲容偕文十叔問……用石帚和吏部八詠」之〈卜算子〉八闕，及題為「乙未五月十七過玉賓主人……」之〈少年遊〉一闕。

五闋，四者非但數量不同，所收內容亦有差異¹⁹。茲表列如下，以供比較²⁰：

序號	《半塘乙稿》《袖墨集》	《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	《四印齋詞卷》本《袖墨詞》	稿本《袖墨詞》
1	001	057		
2	002		002	
3	003		003	
4	004	002	005	
5	005	003	009	011
6	006	004	010	
7	007		014	
8	008	056		
9	009		015	
10	010	006	018	
11	011	007	019	
12	012			
13	013	008	021	
14	014	009	024	003
15	015		026	006
16	016	050		
17	017	010	027	007
18	018	011	028	009
19	019	012	030	010
20	020	013	031	
21	021	014	034	013
22	022	015	036	014
23	023	033		
24	024	016		
25	025			
26	026	017		
27	027	028		
28	028			
29	029	029		
30	030	034		
31	031			
32	032			
33	033	039		
34	034	040		
35	035	041		
36	036			
37	037			
38	038	043		
39	039	049		
40	040	058		
41	041	059		
42		001	001	

¹⁹ 如〈南浦〉（廿四數花風）一闋之詞題，乙稿《袖墨》015作「辛巳清明」（詞未注「雷酒人墓在壺山桃花深處，年時上塚所必經也」），稿本《袖墨》006作「辛巳清明用樂笑翁體」，《四印齋詞卷》本《袖墨》026作「辛巳清明用樂笑翁體。吾鄉壺山桃花甚盛，山半勒『雷酒人之墓』五字，好事者為之也，年時上塚必出花下，故詞中及之」。其例甚多，茲不贅。

²⁰ 表中所列序號，乃便於對照各本詞作而加添之流水號，非原書所有。下同。

43		005	017	
44		018		
45		019		
46		020		
47		021		
48		022		
49		023		
50		024		
51		025		
52		026		
53		027		
54		030		
55		031		
56		032		
57		035		
58		036		
59		037		
60		038		
61		042		
62		044		
63		045		
64		046		
65		047		
66		048		
67		051		
68		052		
69		053		
70		054		
71		055		
72			022	001
73			023	002
74			025	004
75				005
76				008
77				012
78				015
79			020	
80			016	
81			004	
82			006	
83			007	
84			008	
85			011	
86			012	
87			013	
88			029	
89			032	
90			033	
91			035	
92			037	

四本汰除重複後，計得詞作九十二闋。

乙丙丁戊四稿之外，《校夢龕集》有詞六十三闋，《庚子秋詞》中王氏作者有

二〇一闕，《春蟄吟》有四十六闕。《南潛集》原稿未見，但收入《定稿》者有十五闕，收入《贖稿》者有二十闕，故此集必定超過三十五闕。

再者，上述各本之外，尚有稿本《梁苑集》及《四印齋詞卷》。前者有詞二十九闕，扣除與《袖墨集》重複者四闕，尚有二十五闕未見各集。後者與各集全不相同者，《袖墨詞》部分有十二闕，《梁苑集》部分有十六闕，《中年聽雨詞》部分有七闕，合共三十五闕，已見上文所述。茲表列如下：

序號	四印齋詞卷	稿本梁苑集	乙稿袖墨集	徽省袖墨詞	稿本袖墨詞	王龍唱和詞
1	袖 001			001		
2	袖 002		002			
3	袖 003		003			003
4	袖 004					
5	袖 005		004	002		008
6	袖 006					
7	袖 007					
8	袖 008					
9	袖 009		005	003	011	
10	袖 010		006	004		
11	袖 011					
12	袖 012					
13	袖 013					
14	袖 014		007			
15	袖 015		009			
16	袖 016					007
17	袖 017			005		
18	袖 018		010	006		009
19	袖 019		011	007		005
20	袖 020					006
21	袖 021		013	008		001
22	袖 022				001	
23	袖 023				002	
24	袖 024		014	009	003	
25	袖 025				004	
26	袖 026		015		006	
27	袖 027		017	010	007	
28	袖 028		018	011	009	
29	袖 029					
30	袖 030		019	012	010	
31	袖 031		020	013		
32	袖 032					
33	袖 033					
34	袖 034		021	014	013	
35	袖 035					
36	袖 036		022	015	014	
37	袖 037					
38	梁 001	002				
39	梁 002	003				
40	梁 003	004				
41	梁 004	005				

42	梁 005	007				
43	梁 006	008				
44	梁 007	009				
45	梁 008	006				
46	梁 009	010				
47	梁 010	011				
48	梁 011	012				
49	梁 012	013				
50	梁 013	014				
51	梁 014	015	024	016		
52	梁 015	016				
53	梁 016	018				
54	梁 017	020	025			
55	梁 018	022				
56	梁 019	026				
57	梁 020	023	026	017		
58	梁 021	025				
59	梁 022	027		018		
60	梁 023			019		
61	梁 024					
62	梁 025			020		
63	梁 026			021		
64	梁 027		028			
65	梁 028			022		
66	梁 029			023		
67	梁 030			024		
68	梁 031			025		
69	梁 032			026		
70	梁 033			027		
71	梁 034					
72	梁 035					
73	梁 036		027	028		
74	梁 037					
75	梁 038					
76	梁 039		012			
77	梁 040					
78	梁 041		029	029		
79	梁 042			030		
80	梁 043					
81	梁 044			031		
82	梁 045			032		
83	梁 046		023	033		
84	梁 047		030	034		
85	梁 048			035		
86	梁 049			036		
87	梁 050			037		
88	梁 051			038		
89	梁 052		031			
90	梁 053		032			
91	梁 054		033	039		
92	梁 055					
93	梁 056					
94	梁 057					

95	梁 058					
96	梁 059		034	040		
97	梁 060					
98	梁 061		035	041		
99	梁 062					
100	梁 063					
101	梁 064					
102	梁 065					
103	中 001			042		
104	中 002		037			
105	中 003		038	043		
106	中 004					
107	中 005					
108	中 006			044		
109	中 007			045		
110	中 008					
111	中 009			046		
112	中 010			047		
113	中 011					
114	中 012			048		
115	中 013		039	049		
116	中 014		016	050		
117	中 015			051		
118	中 016					
119	中 017			052		
120	中 018					
121	中 019			053		
122	中 020			054		
123	中 021		036			
124	中 022					
125	中 023			055		
126	中 024		008	056		
127	中 025		001	057		
128	中 026		040	058		
129	中 027		041	059		
130		001				
131		017				
132		019				
133		021				
134		024				
135		028				
136		029				
137					005	
138					008	
139					012	
140					015	
141						002
142						004

另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所藏《王龍唱和詞》九闕中，扣除已收入《袖墨集》之七闕，尚得二闕。故總計上文，就目前所見，王氏詞作已多達七五七闕。茲將各本詞集作品數量對照總列於後：

集名	乙稿敘目	單集詞作統計	收入定稿	收入贖稿	未收入定稿、贖稿
梁苑集		稿本 29 四印齋詞卷 65			41
		二本汰重並扣除與 袖墨重複者計 41			
袖墨集	41	乙稿 41 薇省 59 稿本 15 四印齋詞卷 37	7	7	78
		四本汰重後計 92			
中年聽雨詞		27			7
		汰除與袖墨重複者 計 7			
蟲秋集	24	24	6	7	11
味梨集	58	122	22		100
鷺翁集	62	62	19		43
蝸知集	61	62	16		46
校夢龕集		63	24	21	18
庚子秋詞		201	17		184
春蟄吟		46	13		33
南潛集		> 35 ²¹	15	20	不詳
王龍唱和詞		9			2
		汰除與袖墨重複者 計 2			
總計	246	> 757	139	55	> 563

此外，張正吾《王鵬運研究資料》「未刊詞」部分列有〈驀山溪〉（浪花飛雪）一闋²²，此詞未見於筆者目驗各集中，故併此以計，應是七五八闋。

以上乃就王氏個人作品而言。此外，上文提及王氏曾與張祥齡、況周頤、鄭文焯等人聯句，此等作品雖非一人之作，亦有部分創作權，討論其作品內涵及技巧，均不宜捨去。其中《子苾詞鈔》全集收詞一六三闋，王氏參與聯句者有六十五闋，《和珠玉詞》全集收詞一三八闋，王氏參與聯句者有一三七闋，若合此並計，王氏相關詞作即在九二六闋以上。

王鵬運詞作數量如此龐大，與一般人之認知相去甚遠。譚志峰曾統計王氏詞作²³，云：

²¹ 《南潛集》至今未見原書，目前已知《半塘定稿》收入 15 闋、《贖稿》收入 20 闋，故該集至少有詞 35 闋。

²² 見頁 209。按：此詞乃據夏敬觀《忍古樓詞話》轉錄。

²³ 表見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頁 73。

稿別	詞集名稱	起迄年月	版本	詞數	定稿錄	備注
乙	袖墨詞	1886-1889	薇省同聲集本	60	7	
	蟲秋詞	1890-1893.6	家刻本	10	6	已佚
丙	味梨集	1893.7-1895.9	家刻本	122	22	
丁	鷺翁集	1896.3-1897	家刻本	62	19	
戊	蝸知集	1898	家刻本	61	16	
己	校夢龕集	1899	鈔本	62	24	
庚	庚子秋詞	1900.8-1900.11	家刻本	189	17	
	春蟄吟	1900.12-1901.3	家刻本	43	13	
辛	南潛集	1901以後	未刊	29	15	已佚

由此表可看出：

1. 譚氏未見《半塘乙稿》、《四印齋詞卷》及況周頤所藏稿本《袖墨詞》，誤以為《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詞》即是《乙稿》所收，而謂《薇省同聲集》之《袖墨詞》有詞六十闕，亦是誤數。

2. 譚氏未見稿本《梁苑集》。

3. 《半塘乙稿》中之《蟲秋集》有詞二十四闕，譚氏謂十闕，不知何據。又《半塘乙稿》並未付梓，譚氏謂《蟲秋集》有「家刻本」及「已佚」，亦屬臆測之詞。

4. 《蝸知集》有詞六十二闕，譚氏作六十一；《校夢龕集》有詞六十三闕，作六十二；《庚子秋詞》有詞二〇一闕，作一八九；《春蟄吟》有詞四十六闕，作四十三；均誤算。且《南潛集》之全貌雖未能見，然《定稿》錄其十五，《贖稿》錄其二十，譚氏未見《贖稿》，應只有十五之數，謂其詞數二十九，不知何據。

(二) 乙稿重要性及其未出版之緣由

《半塘乙稿》是研究王氏詞集極為重要之資料，理由如下：

1. 上引朱氏〈半塘贖稿跋〉，曾謂王鵬運「哀其已刻、未刻諸集，刪存百餘闕，付余寫定」；朱氏不忍其刪落太甚，因再為輯錄五十五闕。筆者認為此書即是王鵬運交予朱祖謀寫定者，其證有三：

(1) 此書中《袖墨集》有七闕詞牌上寫有「定」字，六闕寫有「剩」字，而《蟲秋集》則有七闕分別寫有「定」字及「剩」字，觀其所選，正與《半塘定稿》及《半塘贖稿》一致。

(2) 《校夢龕集初定稿本》上有王氏注記，乃是王氏親交予鄭文焯者。其中亦有多闕詞牌上有「定」字，形式及字體均與此書一致，可證此字乃出自王氏。

(3) 此書為清稿本，然亦有部分文字曾加改動，如〈翠樓吟·同槐廬、粹父過

聖安寺……〉（磬落風圓）一闋，其中「奇觀餘殿壁，看龍象森嚴瓌麗」二句，「餘」字被圈改為「搜」，「瓌麗」被圈改為「餘幾」，而《贖稿》此二句即作「奇觀搜殿壁，看龍象森嚴餘幾」。又如〈綺羅香·和李芋亭舍人雨後見月〉（雨斷雲流）一闋，「休輕負、翠尊金縷」句，「輕」被圈改為「孤」，《贖稿》此句即作「休孤負、翠尊金縷」；「且婆娑、弄影花陰，漫教幽興阻」二句，「且」被圈改為「問」，「漫教幽興阻」句被圈改為「夜闌吟倦否」，觀《贖稿》，則二句果作「問婆娑、弄影花陰，夜闌吟倦否」，俱可證此書確為刊印底本²⁴。

《半塘定稿》乃王鵬運晚年之精選集，又再經朱祖謀補選為《贖稿》，《乙稿》猶保留二人圈選之跡，見證王氏詞作選輯之過程，可謂彌足珍貴。

2. 王氏顯然視此書為其系列詞選之首，由其體例及序言中，可明顯見出王氏對編選作品之態度。按：此書僅包括《袖墨》及《蟲秋》各一卷，而卷前卻有「半塘填詞敘目」，云：

乙稿 袖墨集令慢四十一闋
 蟲秋集令慢二十四闋
 丙稿 味梨集令慢五十八闋
 丁稿 鷺翁集令慢六十二闋
 戊稿 蝸知集令慢六十一闋
 凡五集四卷二百四十六闋

列出由乙稿到丙稿《味梨》、丁稿《鷺翁》、戊稿《蝸知》四稿五集之集名及闋數；而「戊戌歲暮半塘老人自記」，更是有關王氏詞集極為重要之宣示。王氏於自序中明謂《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詞》乃「平生文字墨本之始」，其後又刻《味梨集》，後更擬將乙丙丁戊四稿重新整理出版。由過去出版歷史說到未來出版計畫，更解釋何以各集名目以天干為序卻又不始於甲。所謂「數始於乙者，以甲為幹枝之首，極士人榮遇之美稱，毳毳半生，何敢忝竊？吾友沈子培郎中，自署乙盦，深得老氏不為物先之義，區區之志，願竊比焉」云云，表現出王氏不為物先的謙沖風範。

²⁴ 唯是亦有此底本未改訂而《定稿》及《贖稿》與此有異者，如〈翠樓吟〉（磬落風圓）一闋詞題原作「同槐廬、粹父過聖安寺，寺在東湖柳林，……即此地也。歸塗訪憫忠寺唐碑」，其中「歸塗訪憫忠寺唐碑」句，為《贖稿》所無。蓋正式出版時，文字再作潤色，亦屬情理之常。

筆者認為：詞前「敘目」所列闕數，應是擬出選本之內容，《袖墨》在《薇省同聲集》是五十九闕，在《乙稿》中僅剩四十一闕，《味梨集》已刊者一二二闕，未來擬刻者僅剩五十八闕，可見王氏對自選詞作之標準愈趨嚴格。若以後來《半塘定稿》中選錄闕數對照，此種趨勢愈發明顯。其次，亦可見出王氏編集基本上是按年編次，而以天干為序。《半塘定稿》中，每一集之前均繫以作年，九集之作年分別是：

袖墨集	丙戌（光緒十二年，1886）至己丑（光緒十五年，1889）
蟲秋集	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至癸巳（光緒十九年，1893）
味梨集	甲午（光緒二十年，1894）乙未（光緒二十一年，1895）
鶯翁集	丙申（光緒二十二年，1896）丁酉（光緒二十三年，1897）
蜩知集	戊戌（光緒二十四年，1898）
校夢龕集	己亥（光緒二十五年，1899）
庚子秋詞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
春蟄吟	庚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辛丑（光緒二十七年，1901）
南潛集	辛丑（光緒二十七年，1901）至甲辰（光緒三十年，1904）

將各集依次排列，尤能呈現此種觀念。總而言之，透過《乙稿》，能清楚見出王鵬運編選其詞之態度，故此書較之其他詞集，實別具意義。唯因《乙稿》未能刊印，學界多未見此書，非但王氏對其系列作品之整體概念湮沒不彰，甚且滋生誤解，如謂王氏不登科甲，故諸集中獨缺甲集之類，殊為無稽。

至於《乙稿》何以迄未印行，筆者認為原因有二。按：王氏自記云：

近年刻所著《味梨集》為《半塘丙稿》，同人之嗜痂者，屬并全帙刊行。適吾弟辛峰復自淮南郵書，願任讐刊之役。竊思既已不能藏拙，亦遂毋庸自闕，因取已、未刻各集，重加刪次，得詞二百有奇，為乙丙丁戊四稿，副墨淮南，付之剞氏。

本文作於「戊戌歲暮」。計畫出版乙丙丁戊四稿，主要得力於其弟辛峰之鼓勵，辛峰且興致勃勃願任校對之役；然而隔年七月辛峰即卒，重梓之事自然大受影響。《校夢龕集》中有〈滿江紅〉（淚灑椒漿）一闕，題作「辛峯歿於泰州，七月三日設奠成服，賦此招魂，老懷慘結，墨淚俱枯矣」，可見其傷痛之一斑。

再者，《乙稿》封面王氏自題云：

戊戌歲暮錄於京邸，癸卯春暮訂於邗溝牖下，陳人記。相距六年，家國之

感，有不堪回首者矣。

戊戌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校訂完畢已是光緒三十年(1904)暮春，六月二十三日，王氏即卒於蘇州兩廣會館。此六年間，國事凋蟻、親人喪亡，自會影響王氏編印詞集之觀點。其時既已著手選編《半塘定稿》，原定出版計畫必然擱置，此殆為《乙稿》始終未能印行之原因。

(三) 有關《半塘甲稿》之討論

上文論及《半塘乙稿》之重要性，曾提及王氏欲效法老子不為物先之義，故命名其詞集，不始於甲而始於乙。唯此說與《四印齋詞卷》書末謂欲將此書交予李髯刪汰為《半塘甲稿》之說大相逕庭。按：李髯為王氏二孫序楫、序柯之家庭教師，已見《半塘丙稿》所述。《丙稿》中亦曾錄王氏與其交遊酬唱之作²⁵，可見其時王氏與其過從甚密。茲再將此段文字抄錄如下：

乙未九月，李髯先生館予家，為手錄拙製《蟲秋》、《味梨》兩集，即用先生定本付之手民。先生復欲索觀少作之在《薇省同聲集》外者，因舉此冊奉贈，並請刪汰為《半塘甲稿》。

筆者以為，此乃早先受李髯影響之想法，其後王氏即改變主意。理由如下：

1. 李髯在整理《蟲秋》、《味梨》之後，復欲索觀「少作」之在《薇省同聲集》外者，然就《四印齋詞卷》所收三種作品觀之，《袖墨詞》作於光緒六、七年間²⁶，其時王氏已三十一、二歲，自稱「少作」，或因其為最早之創作集²⁷。《梁苑集》中與稿本《梁苑集》重複者，可據稿本，斷其作於光緒九至十年，其餘則多作於光緒十一至十三年。至於《中年聽雨詞》則作於光緒十四、五年²⁸，其時王氏已四十歲，明謂「中年」，益可佐證王氏所謂「少作」，應指早期創作而言。

²⁵ 如上文提及之〈三姝媚·李髯、夢湘、子苾、子培、未衡、夔笙、伯崇皆和道希均見貽，吟事之盛，為十年來所未有，六用前均答之〉（休辭歌者苦）一闕，即是其例。

²⁶ 《半塘定稿》之《袖墨集》，注明作年為「丙戌至己丑」（光緒十二至十五年），唯就所選六闕觀之，卻未必相合。《半塘乙稿》及《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有早至光緒六年、七年或晚至十五年之作。《四印齋詞卷》及稿本《袖墨詞》所收，則為光緒六年、七年之作。

²⁷ 《王龍唱和詞》中有〈大江東去〉（熙豐而後）一闕，題「庚辰嘉平十九……」，又有〈金縷曲〉（芳草城南地）及〈摸魚子〉（對燕臺、蒼茫落照）二闕，謂作於「庚辰歲暮」。此三詞亦見《四印齋詞卷》，均無作年，據此可知乃作於光緒六年，為目前所見作年之最早者。

²⁸ 《中年聽雨詞》云云，蓋取義於蔣捷〈虞美人·聽雨〉。此集作品多與他本《袖墨》重複。

2. 據此文所言,《蟲秋》、《味梨》二集似已整理完竣,即將付印,然就目前所見,《味梨》固然於「乙未秋九」刊印,《蟲秋》則始終未刊。非但如此,由《半塘乙稿》看來,王氏顯然擬合《蟲秋》與《袖墨》為一本,《蟲秋》作於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至癸巳(光緒十九年,1893),而選入《乙稿》之《袖墨詞》,則由光緒六年至十五年皆有,二者作年接續。《四印齋詞卷》本《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中有甚多與《薇省》本及《乙稿》本《袖墨》重複之作,王氏未單獨出版《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可能與此有關。據上段引文,《味梨》名為《丙稿》,《四印齋詞卷》則名《甲稿》,可見當初蓋擬按作年先後為名,唯王氏後來未依原議,此或為其中重要原因。故該構想可能出自李髯,王氏初則漫應,後則另作考量。

3. 王氏在《味梨》出版之後,將《袖墨》、《蟲秋》合為《乙稿》,而略過《甲稿》,蓋因沈曾植自號乙盦,王氏認為深得老子精義,故欲起而效法。此除可見王氏風骨之外,筆者認為《梁苑集》及《中年聽雨詞》雖未付梓,畢竟仍是其創作心血,並見證其某一階段之生命歷程,雖不列入正式出版計畫,而仍為其留一空位,似亦為合乎情理之推想。

四、王氏詞集相關論述之釐正

經由上文析論,可知王鵬運著述繁富,且其版本複雜。過去有關王氏詞學之研究,由於未能蒐集及釐清此等基礎文本,往往治絲益棼,以致難有突破。其間最大盲點,自然在於未能全面掌握其作品;然而相關之謬說,亦影響重大。茲舉數例說明如下:

(一) 認為詞集以乙為首乃因未登科甲

王鵬運各本詞集之編排何以始自《乙稿》,王氏曾作說明,已詳上文所述,唯因《乙稿》未曾刊印,學界鮮少見及,致衍生各種推論,其中最廣為流傳者,即是王氏未登科甲,故詞集獨不書甲。此說最早蓋傳自龍沐勛。龍氏〈清季四大詞人〉一文曾云:

鵬運有志用事,而未能忘懷於得失,常以不登甲科為終身之憾。於詞集編

次，獨於「甲」缺而不書，蓋意有所致慨。²⁹

龍氏謂此言傳自朱祖謀³⁰，此說至今猶深植人心，影響極大。如宋麗娟《王鵬運詞集研究》云：

……到三十一歲時，他已七次落第。《袖墨詞》（長亭怨慢）題記小詩云：「亭皋木葉下紛紛，七見秋光老薊門。多少天涯零落客，未應秋士獨消魂。」此後，他再沒有應試，以此為終身憾事，於是編集《半塘定稿》時，亦獨缺甲稿。龍榆生認為：「鵬運有志用事，而未能忘懷於得失」，說的也就是此事。³¹

（二）由於不明版本源流致混淆諸書

1. 誤以《半塘臚稿》為王鵬運手自刪定者

《全清詞鈔》第二十七卷謂王鵬運「有《衷墨集》、《蟲秋集》、《味梨集》、《蝸知集》、《鷺翁集》、《枝夢龕集》、《庚子秋詞》、《春蟄吟》、《南潛集》，晚年刪定為《半唐定稿》二卷、《臚稿》一卷」³²。此段文字非但誤「袖墨」為「衷墨」、誤「枝夢龕」為「枝夢龕」、誤「塘」為「唐」，且「晚年刪定為《半唐定稿》二卷、《臚稿》一卷」云云，易令人誤會《半塘臚稿》亦由王鵬運手自刪訂。流風所及，學者往往相沿而誤，如李微〈晚清詞人王鵬運〉、昭民〈近代愛國詞人王鵬運〉、張樺琳〈師承與師傳之間——論王鵬運詞〉皆沿襲此誤³³，

²⁹ 原刊於《暨大文學院集刊》第1期，茲據張正吾等編《王鵬運研究資料》轉引，見頁29。

³⁰ 夏敬觀《忍古樓詞話》引龍氏云：「又半塘以不登甲榜，引為大憾，故自編詞集，獨缺甲稿。此言亦得之彊翁云。」轉引自前書，頁35。

³¹ 見宋麗娟：《王鵬運詞集研究》（南寧：廣西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2。

³² 見葉恭綽編：《全清詞鈔》（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1386。

³³ 李微〈晚清詞人王鵬運〉云：「王鵬運的作品有《袖墨集》、《蟲秋集》、《味梨集》、《鷺翁集》、《蝸知集》、《枝夢龕集》、《庚子秋詞》、《春蟄吟》、《南潛集》，統名之曰《半塘詞稿》。晚年將各稿刪定為《半塘定稿》二卷，《剩稿》一卷。」昭民〈近代愛國詞人王鵬運〉云：「王鵬運……出版的詞集有《袖墨集》、《蟲秋集》、《味梨集》、《鷺翁集》、《南潛集》。晚年刪定為《半塘定稿》二卷、《剩稿》一卷。」見張正吾等編：《王鵬運研究資料》，頁286、293。張樺琳〈師承與師傳之間——論王鵬運詞〉（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論文）：「……有多本詞集傳世……晚年刪定為《半塘定稿》二卷，《臚稿》一卷。」見該文頁2。

顯示眾人均未見《贖稿》。

2. 混淆《半塘乙稿》及《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為同一本

上文一再說明，《袖墨》一集，目前可得見者有四個版本：一為《薇省同聲集》本（收詞作五十九闋）；一為《半塘乙稿》本（收詞作四十一闋）；一為《四印齋詞卷》本（收詞作三十七闋）；一為稿本（收詞作十五闋）。然除《薇省同聲集》本外，學界均未經見，故一般皆誤以為乙稿《袖墨》即《薇省同聲集》本《袖墨》。上引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所列表格，錯謬甚多，即其顯例。

張樺琳〈師承與師傅之間——論王鵬運詞〉與宋麗娟《王鵬運詞集研究》更誤以為《袖墨集》乃王氏將《薇省同聲集》中之已作另刊成集者³⁴，而乙稿《袖墨》即《薇省同聲集》本《袖墨》。前者論王氏傳世詞集時，《袖墨集》的部分只提及「乙稿《袖墨》（《薇省同聲集》）」³⁵；後者言王氏詞集單行本，有「《袖墨集》（薇省同聲集）·（清）王鵬運等撰，彭鑾編輯，一八九〇年刊（二冊）（半塘乙稿）」一書³⁶，可見混淆之甚。

3.《校夢龕集》有《校夢龕集初定稿本》及刻本《校夢龕集》二種，學者多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譚志峰、劉映華僅知前者，未見後者³⁷；宋麗娟則是僅知陳柱刻本，未見《初定稿本》³⁸。二書雖內容及次序大體均同，然《初定稿本》中甚多鄭文焯之評語及修正意見，在詞學研究上別具意義。

³⁴ 張文云：「官居內閣時，王鵬運與同官好友端木埰、許玉瑒、況周頤為文酒之會。他們合刊所作詞為《薇省同聲集》，王鵬運將裏面自己的詞另刊成集，即成《袖墨集》。」見頁 4。宋文云：「官居內閣的時候，王鵬運與同時當官的好友端木埰、許玉瑒、況周頤經常舉行『文酒之會』，把合刊所作的詞結集為《薇省同聲集》，王鵬運同時將《薇省同聲集》裏面自己的作品另行刊集成《袖墨集》。」見頁 16。按：《薇省同聲集》收有端木埰《碧瀨詞》、許玉瑒《獨絃詞》、王鵬運《袖墨詞》及況周頤《新鶯詞》，王氏並未將《薇省同聲集》中之已作另外刊印。《半塘乙稿》中之《袖墨集》所錄詞作與《薇省同聲集》本《袖墨詞》不盡相同。

³⁵ 見張文頁 2。

³⁶ 見宋麗娟：《王鵬運詞集研究》，頁 5。

³⁷ 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僅指出《校夢龕集》有鈔本（見上表），劉映華：《王鵬運詞選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 年）亦云：「己稿《校夢龕集》只有手抄本存世。」見頁 260。可見二人均不知有刻本《校夢龕集》存在。

³⁸ 宋文言及王氏詞集單行本，有「《校夢龕集》一卷·（清）王鵬運撰，陳柱刊，民國抄本一冊」一條，見頁 6。

此外，張樺琳謂《校夢龕集》在一八九九年結集付梓³⁹，亦失其據。按：《校夢龕集》撰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次年始錄出請鄭文焯斧正，此為《校夢龕集初定稿本》；刻本則是民國二十三年始由陳柱校刊印行，張說非是。

(三) 由於資料不全影響對王氏生平之研究

作家研究與作品研究同為不可偏廢之兩端。如上文所述，學界對王鵬運之詞集至今未能全面整理，勢必影響對王氏生平之了解。茲就譚志峰〈王鵬運生平簡表〉略舉三例說明如下：

1.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己卯)下云：

秋，第七次考試落第，作〈長亭怨慢〉記之。⁴⁰

按：此〈長亭怨慢〉(乍吹起、秋心千疊)詞，《乙稿》、《薇省同聲集》本、《四印齋詞卷》本、稿本《袖墨》及《贖稿》均有收，詞題作「『亭皋木葉下紛紛，七見秋光老薊門。多少天涯淪落意，未應秋士獨銷魂。』此己卯口占句也。容易秋風，又逢搖落，古所謂『樹猶如此』者，豈欺我耶。用石帚仙自製腔以寫懷抱」。可見作於己卯年者，乃是「亭皋木葉下紛紛」一詩，並非〈長亭怨慢〉詞。故將此詞繫於己卯年者，實誤。

2.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丙戌)下云：

《袖墨集》所錄詞作始於本年。

按：譚氏以為《袖墨集》所錄詞作始於光緒十二年，蓋因《半塘定稿》所收《袖墨集》下注明「丙戌至己丑」(光緒十二年至十五年)之故。實則四本《袖墨集》所錄詞作雖不盡相同，然《四印齋詞卷》、《半塘乙稿》及《薇省同聲集》中之《袖墨集》均有不少光緒六年(1880)之作，稿本《袖墨》則作於光緒七年(1881)。即以《半塘定稿》所收七詞而論，亦有三闕作於光緒六、七年間。

3.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下云：

冬，弟維熙歿于江蘇泰州。⁴¹

按：維熙即王鵬運之弟辛峰。《校夢龕集》及《定稿》均有〈滿江紅〉(淚灑椒漿)

³⁹ 見張文頁9。

⁴⁰ 見譚志峰：《王鵬運及其詞》，頁166。

⁴¹ 同前註，頁169。

一詞，題為「辛峰歿於泰州，七月三日設奠成服，賦此招魂。老懷慘結，墨淚俱枯矣」，已見上文。而該集及《贖稿》另有〈百字令〉（深龕禮佛）一詞，題為「叔問寄贈魏普泰二年〈法光造像記〉，文曰：『為弟劉桃扶北征，願平安還。』時予季新亡，讀之慘然，賦此以寄。叔問去秋亦有鴛原之痛也」。《校夢龕集》作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可知辛峰卒於己亥年。

五、結語

王鵬運為晚清四大家之首，在詞學界地位尊隆，其作品綦多，卻未受到學界注意，殊為可惜。上文就筆者多年來所蒐得，略述各書概況，非但可見出王氏詞作結集、刊印之過程，且由於其中甚多序跋，稿本更是未經虛飾，其憂國傷時之情，不自覺流露於字裏行間，尤足珍貴。個人以為，今後研究王氏詞學，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當能宏開新局：

（一）考定版本源流，彙校並刊布詞作

廣蒐各館詞作，加以比勘，考定其版本源流，並就文本加以彙校，以供學界使用。

（二）結合各類資料，研究王氏生平

結合各詞集中之序跋、詞前小序、友朋作品及晚清史料，研究王氏生平，期能對王氏在當時時空環境下所扮演之角色，有進一步瞭解。

（三）藉由酬唱聯句之作，探討王氏交遊與創作心境

王氏各集中，屬於酬唱者有《薇省同聲集》、《庚子秋詞》、《春蟄吟》，屬於聯句者有《和珠玉詞》及《子苾詞鈔》。此類作品向來未曾引起注意，然而詞人心意，往往藉此曲曲相通。如何透過王氏與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張祥齡、端木埰、許玉瑒等人酬唱聯句之作，探討諸人之交遊及面對世變之心境，亦為今後應開拓之新角度。